

〔宋〕黃士毅 編

徐時儀 楊艷 彙校

朱子語類
彙校

〔宋〕黃士毅 編
徐時儀 楊艷 彙校

朱子語類

彙校

伍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晦庵先生朱文公語類卷第一百五

朱子二

論自注書

總論

傅至叔言：「伊洛諸公文字說得不恁分曉，至先生而後大明。」先生曰：「他一時間都是英才，故撥著便轉，便只須恁地說。然某於文字却只是依本分解注。大抵前聖說話，雖後面便生一個聖人，有未必盡曉他說者。蓋他那前聖是一時間或因事而言，或主一見而立此說。後來人却未見他當時之事，故不解得一一與之合。且如伊川解經是據他一時所見道理恁地說，未必便是聖經本旨。要之，他那個說却亦是好說。且如易之『元亨利貞』本來只是大亨而利於正，雖有亨，若不正則那亨亦使不得了。當時文王之意祇是爲卜筮設，故祇有『元亨』，更無有不元亨；

祇有『利貞』，更無不利貞。後來夫子於彖既以『元亨利貞』爲四德，又於文言復以爲言，故後人祇以爲四德，更不做『大亨利貞』說了。易只是爲卜筮而作，故周禮分明言太卜掌三易：『連山、歸藏、周易。』古人於卜筮之官立之，凡數人。秦去古未遠，故周易亦以卜筮得不焚。今人纔說易是卜筮之書，便以爲辱累了易，見夫子說許多道理，便以爲易只是說道理。殊不知其言『吉凶悔吝』皆文『二』理，而其教人之意無不在也。夫子見文王所謂『元亨利貞』者把來作四個說，道理亦自好，故恁地說，但文王當時未有此意。今若以『元者善之長，亨者嘉之會，利者義之和，貞者事之幹』與來卜筮者言，豈不大糊塗了他！要之，文王者自不妨孔子之說，孔子者自不害文王之說。然孔子却不是曉文王意不得，但他又自要說一樣道理也。』道夫。

某釋經，每下一字，直是稱等輕重，方敢寫出。方子。

某解書，如訓詁一二字等處多有不必解處，只是解書之法如此。亦要教人知得，看文字不可忽略。賀孫。

讀書是格物一事。今且須逐段子細玩味，反來覆去，或一日或兩日只看一段，則這一段便是我底。脚踏這一段了又看第二段，如此逐旋崖去，崖得多後却見頭頭道理都到。這工夫須用行思坐想，或將已曉得者再三思省，却自有一個曉悟處出，不容安排也。書之句法義理雖只是如此解說，但一次看有一次見識。所以某書，一番看有一番改也。亦有已說定，一番看一番見

得穩當，愈加分曉。故某說讀書不貴多，只貴熟爾。然用工亦須是勇做近前去，莫思退轉始得。

大雅。〔二〕

某所改經文字者必有意，不是輕改，當觀所以改之之意。〔節〕

每常解文字，諸先生有多少好說話，有時不敢載者，蓋他本文未有這般意思在。〔道夫〕

問：「先生解經有異於程子說者，如何？」答〔三〕曰：「程子說，或一句自有兩三說，其間必有一說是，兩說不是。理一而已，安有兩三說皆是之理？蓋其說或後嘗改之，今所以與之異者，安知不曾經他改來？蓋一章而衆說叢然，若不平心明目，自有主張斷入一說，則必無衆說皆是之理。」大雅。

小學〔四〕

問：「『疑事毋質』，經文只說『疑事』，而小學注云『毋得成言之』，何也？」曰：「『質，成也』，『成言之』，皆古注文。謂彼此俱疑，不要將己意斷了。」問：「『直而勿有』亦只是上意否？」曰：「是從上文來，都是教人謙退遜讓。」賀孫。

葉兄問小學君、師、父三節。先生云：「劉表遣韓嵩至京師。嵩曰：『嵩至京師，天子假嵩一職，則成天子之臣、將軍之故吏耳。在君爲君，〔五〕不復爲將軍死也。』便是此意。」卓。

李問：「人倫之不及師，何也？」^{〔六〕}曰：「師與朋友同類而勢分等於君父，唯其所在而致死焉。」曾云：「如在君旁則爲君死，在父旁則爲父死。」曰：「也是如此。如在君，雖父有罪不能爲父死。」^{〔賀孫〕}^{〔七〕}

問：「人倫言朋友而^{〔八〕}不及師，何也？」先生云：「師之義即朋友，而分則與君父等。朋友多而師少，以其多者言之。」又問：「服中乃不及師，何也？」曰：「正是難處。若論其服，則當與君父等，故禮謂『若喪父而無服』，又曰『平居則經』。」^{〔卓〕}^{〔九〕}

安卿問：「^{〔曲禮〕}外言不入於閭，內言不出於閭一段甚切，何故不編入小學？」曰：「此樣處漏落也多。」又曰：「小學多說那恭敬處，少說那禁防^{〔一〇〕}處。」^{〔義剛〕}

近思錄

修身大法，小學備矣；義理精微，近思錄詳之。^{〔閔祖〕}

近思錄好看。四子，六經之階梯；近思錄，四子之階梯。^{〔淳〕}

鄭言：「近思錄中語甚有切身處。」曰：「聖賢說得語言平，如中庸、大學、論語、孟子皆平易。近思錄是近人說^{〔一一〕}，便較切。」^{〔賀孫〕}^{〔一二〕}同。

或問近思錄。曰：「且熟看大學了，即讀語、孟。近思錄又難看。」^{〔賀孫〕}

近思錄首卷難看。某所以與伯恭商量教他做數語以載於後，正謂此也。若只讀此則道理孤單，如頓兵堅城之下。却不如語、孟只是平鋪說去，可以心游「三」。道夫。

問蜚卿：「近思錄看得如何？」曰：「所疑甚多。」曰：「今猝乍看這文字也是難。有時前面恁地說，後面又不是恁地；這裏說得如此，那裏又却不如此。子細看來看去，却自中間有個路陌，推尋通得四五十條後又却只是一個道理。伊川云『窮理豈是一日窮得盡？窮得多後道理自通徹』。」道夫。「一四」

康節煞有好說話，近思錄不曾收人在。「一五」近看文鑑編康節詩，不知怎生地那「一六」「天向一中分造化，人於心上起經綸」底詩却不編入。義剛。「一七」

道夫問伊川云「一八」「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，偏言則一事，專言則包四者」。曰：「須先識得元與仁是個甚物事，更就自家身上看甚麼是仁，甚麼是義、禮、智，既識得這個，便見得這個「一九」能包得那數個。若有人問自家：『如何一個便包得數個？』只答云：『只爲是一個。』」問黃直卿「二〇」曰：「公於此處見得分明否？」曰：「向來看康節詩見得這意思。如謂『天根月窟閑來往，三十六宮都是春』，正與程子所謂『靜後見萬物皆有春意』同。且如這個棹子，安頓得恰好時便是仁，蓋無乖戾便是生意。窮天地、亘古今只是一個生意，故曰『仁者與物無對』，以其無往非仁，此所以仁包四德也。」曰：「如此體仁便不是「二一」生底意思。棹子安頓得恰好只可

言中，不可謂之仁。元只是初底便如木之萌，如草之芽。其在人如惻然有隱，初來底意思便是。^{〔二二〕}所以程子謂『看雞雛可以觀仁』，爲是那嫩小底便有^{〔二三〕}仁底意思在。^{〔二四〕}「如^{〔二五〕}所謂『初來底意思便是』，不知思慮之萌不得其正時如何？」曰：「這便是地頭着賊，便是那『元』字上着賊了。如合施爲而不曾施爲時便是亨底地頭着賊了，如合收斂而不曾收斂時便是利底地頭着賊了，如合貞靜而不能貞靜時便是貞底地頭着賊了。^{〔二六〕}以一身觀之，元如頭，亨便是手足，利便是胸腹，貞便是那元氣所歸宿處，所以人頭亦謂之『元首』。穆姜亦曰『元者，體之長也』。今若能知得所謂『元之元，元之亨，元之利，利之貞』，上面一個『元』字便是包那四個，下面『元』字則是『偏言則一事』者。恁地說則大煞分明了。須要知得所謂『元之元，亨之元，利之元，貞之元』者，蓋見得此則知得所謂只是一個也。若以一歲之體言之，則春便是元之元，所謂『首夏清和』者便是亨之元，孟秋之月便是利之元，到那初冬十月便是貞之元也，只是初底意思便是。^{〔二七〕}道夫曰：「如先生之言，正是程子說『復其見天地之心』。復之初爻便是天地生物之心也。」曰：「今只將公所見看所謂『心譬如穀種，生之性便是仁，陽氣發處乃情也』，觀之便見。」久之，復曰：「正如天官冢宰，以分職言之特六卿之一耳，而曰建邦之六典則又統六卿也。」^{〔本條「仁包四者」〕}^{〔二八〕}道夫。^{〔二九〕}

論語或問

張仁叟問論語或問。曰：「是十五年前文字，與今說不類。當時欲修，後來精力衰，那個工夫大，後掉了。」〔節〕

先生說論語或問不須看。請問，曰：「支離。」〔詠〕

孟子要指

敬之問要指不取「杞柳」一章。曰：「此章自分曉，更無可玩索，不用人亦可。却是『生之謂性』一段難曉，說得來反恐鶻突，故不編入。」〔賀孫〕

因整要略，謂：「孟子發明許多道理都盡，自此外更無別法。思爲「三〇」這個先從性看，看得這個物事破了然後看人裏面去，終不甚費力。要知雖有此數十條，是古人已說過，不得不與他理會。到得做工夫時却不用得許多，難得勇猛底人直截便做去。」〔賀孫〕

敬之問：「看要略，見先生所說孟子皆歸之仁義。如說『性』及以後諸處皆然。」曰：「是他見得這道理通透，見得裏面本來都無別物事，只有個仁義。到得說將出，都離這個不得，不是要安排如此。道也是離這仁義不得，舍仁義不足以見道。如造化只是個陰陽，捨陰陽不足以明造

化。」問：「古人似各有所主：如曾子只守個忠恕，子思只守個誠，孟子只守個仁義。其實皆一理也。」曰：「也不是他安排要如此，是他見得道理做出都是這個，說出也只是這個，只各就地頭說，不是把定這個將來做。如堯舜是多少道理，到得後來衣鉢之傳只說『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，惟精惟一，允執厥中』。緊要在上三句，說會如此方得個中，方得個恰好。這也到這地頭當說中便說個中，聖賢言語初不是着意安排，只遇着這字便說出這字。」〔賀孫〕

先生因編孟子要旨云：「孟子若讀得無統，也是費力。某從十七八歲讀至二十歲，只逐句去理會更不通透，二十歲已後方知不可恁地讀。元來許多長段都自首尾相照管，脈絡相貫串，只恁地熟讀自見得意思。從此看孟子覺得意思極痛快，亦因悟作文之法。如孟子當時固不是要作文，只言語說出來首尾相應，脈絡相貫，自是合着如此。」又曰：「某當初讀『自暴自棄』章，只恁地鶻突讀去。伊川傳云『拒之以不信，絕之以不爲』，當初也匹似閑看過。後因在舟中偶思量此，將孟子上下文看乃始通串，方始說得是如此，亦溫故知新之意。」又曰：「看文字不可恁地看過便道了，須是時復玩味，庶幾忽然感悟，到得義理與踐履處融會方是自得。這個意思與尋常思索而得意思不同。」〔賀孫〕

時舉「三」問：「孟子首章是先剖判個天理人欲令人曉得，其托始之意甚明。若先生所編要略却是要從源頭說來，所以不同。」先生云：「某向時編此書，今看來亦不必。只孟子便直恁

分曉示人，自是好了。」時舉曰：「孟子前面多是分明說與時君。且如首章說『上下交征利』，其害便至於『不奪不餒』；說仁義便云未有遺其親、後其君者」三二；次章說賢者便有此樂，不賢者便不能有此樂。都是一反一正，言其效驗如此，亦欲人君少知恐懼之意耳。」先生曰：「也不是要人君知恐懼，但其效自必至此。」孟子之書明白親切，無甚可疑者。只要日日熟讀，須教他在吾肚中轉作千百回，便自然純熟。某當初看時要逐句去看他，便但覺得意思促迫，到後來放寬看，却有條理。然此書不特是義理精明，又且是甚次第底文章。某因熟讀後便見，自此也知作文之法。」時舉。

中庸集略

大凡文字，上古聖賢說底便不差。到得周、程、張、邵門說得亦不差，其他門人便多病。某初要節一本中庸集略，更下手不得。其間或有一節說得好，第二節便差底，又有說得似好而又說從別處去底，然而看得他門說多却覺煞得力。變孫。三三

太極圖說 〔三四〕

「某許多說話是太極中說已盡。太極便是性，動靜陰陽是心，金木水火土是仁義禮智信，化

生萬物是萬事。」又云：「『無極之真，二五之精，妙合而凝』，此數句甚妙，是氣與理合而成性也。」賀孫。〔三五〕

仁說

仁說只說得前一截好。闕祖。

問：「先生向作仁說，大率以心具愛之理，故謂之仁。今集注中說「三六」『仁，人心也』只爲「三七」『酬酢萬變之主』，如何？」先生曰：「不要如此看，且理會個『仁，人心也』，須見得是個『酬酢萬變之主』。若只管以彼較此，失了本意。看書且逐段看，如喫物相似，只咀嚼看如何。向者「三八」爲人不理會得仁，故做出此等文字，今却反爲學者爭論。」寶云：「先生之文似藥方，服食却在學者。」先生云：「治病不治病却在藥方，服食見效不見效却在人。」寶問：「心中湛然清明，與天地相流通，此是仁否？」曰：「湛然清明時，此固是仁義禮智統會處。今人說仁多是把做空洞底物看，却不得。當此之時，仁義禮智之苗脈已在裏許，只是未發動。及有個合親愛底事來便發出惻隱之心，有個可厭惡底事來便發出羞惡之心。禮本是文明之理，其發便知有辭遜；智本是明辨之理，其發便知有是非。」又曰：「仁是惻隱之母，惻隱是仁之子。又仁包義、禮、智三者，仁似長兄，管屬得義、禮、智，故曰『仁者善之長』。」德明。〔三九〕

節〔四〇〕問：「先生仁說，說『存此』者也，『不失此』者也。如說『行此』則仁在其中，非仁也。」曰：「謂之仁固不可，謂之非仁則只得恁地說。如孟子便去解這『仁』字，孔子却不恁地。」節。

陳〔四二〕問：「程門以知覺言仁，克齋記乃不取，何也？」曰：「仁離愛不得。伊川〔四二〕言『博愛非仁也，仁是性，愛是情。』伊川也不是說〔四三〕道愛不是仁。若當初有人會問，必說道『愛是仁之情，仁是愛之性』，如此方分曉。惜門人只領那意，便專以知覺言之，於愛之說若將浼焉，遂蹉過仁地位去說，將仁更無安頓處。『見孺子匍匐將入井，皆有怵惕惻隱之心』，這處見得親切。聖賢言仁皆從這處說。」又問：「知覺亦有生意。」曰：「固是。將知覺說來冷了。覺在知上却多，只些小搭在仁邊。仁是和底意，然添一句又成一重，須自看得便都理會得。」淳〔四四〕寓同。

敬齋箴

問「持敬」與「克己」工夫。先生曰：「敬是涵養操持不走作，克己則和根打併了教他盡淨。」問敬齋箴。曰：「此是敬之目，說有許多地頭去處。」欄〔四五〕

「守口如瓶」是言語不亂出，「防意如城」是恐爲外所誘。道夫。

「守口如瓶」，不妄出也；「防意如城」，閑邪之人也。「蟻封」乃小巷屈曲之地，是「折旋中矩」，不妄動也。道夫。〔四六〕

節問「折旋蟻封」。答曰：「折旋，蟻封之間。」節。〔四七〕

「『周旋中規，折旋中矩』，周旋是直去却回來，其回轉處欲其圓如中規也；折旋是直去了復橫去，如曲尺相似，其橫轉處欲其方如中矩也。」又問敬齋箴云〔四八〕：「『折旋蟻封』，如何是『蟻封』？」〔四九〕曰：「『蟻封』，〔五〇〕蟻垤也。北方謂之『蟻樓』，如小山子，乃蟻穴地。其泥墳起如丘垤，中間屈曲如小巷道。古語云『乘馬折旋於蟻封之間』，言蟻封之間巷路屈曲狹小，而能乘馬折旋於其間不失其馳驟之節，所以爲難也。『鶴鳴於垤』，垤即蟻封也。天陰雨下則蟻出，故鶴鳴於垤，以俟蟻之出而啄食之也。王荊公解〔五一〕垤爲自然之丘，不信蟻封之說，後見人說有之，介甫過北方親見之，方信其實而改其說焉。〔五二〕」〔倬。欄錄同。〔五三〕〕

又問「主一」銘。〔五四〕曰：「心只要主一，不可存〔五五〕兩事。一件事了更加一件便是貳，一件事了更加兩件便是叁。『勿貳以二，勿叁以三』，是不要二三；『不東以西，不南以北』，是不要走作。」〔淳〕

寓〔五六〕問：「『勿貳以二，勿叁以三；不東以西，不南以北』，如何分別？」曰：「都只是形容個敬，敬須主一。初來有一個事又添一個，便是來貳他成兩個；元有一個又添兩個，便是

來叁他成三個。『不東以西，不南以北』，只一心，做東去又要做西去，做南去又要做北去，皆是不主一。上面說個心不二三，下面說個心不走作。」寓。

或問：「敬齋箴後面少些從容不迫之意，欲先生添數語。」曰：「如何解迫切？今未曾下手在便要從容不迫切」「五七」。如人相殺，未曾交鋒便要引退。今未曾做工夫在便要開後門，然亦不解迫切，只是不曾做，做着時不患其迫切。某但常覺得寬緩底意思多耳。」李曰：「先生猶如此說，學者當如何也。」欄。

六君子贊

「勇撤皋比」說講易事。閔祖。

通鑑綱目

說編通鑑綱目尚未成文字。因言：「伯恭大事記忒藏頭亢腦，如搏謎相似。又解題之類亦太多。」寓。「五八」

問綱目主意。曰：「主在正統。」問：「何以主在正統？」曰：「三國當以蜀漢爲正，而溫公乃云某年某月『諸葛亮入寇』，是冠屨倒置，何以示訓？緣此遂欲起意成書。推此意，修正處極

多。若成書，當亦不下通鑑許多文字，但恐精力不逮，未必能成耳。若度不能成，則須焚之。」
大雅。

問：「宋齊梁陳正統如何書？」曰：「自古亦有無統時。如周亡之後，秦末帝之前，自是無所統屬底道理。南北亦只是並書。」又問：「東晉如何書？」曰：「宋齊如何比得東晉。」又問：「三國如何書？」曰：「以蜀爲正。蜀亡之後無多年便是西晉。中國亦權以魏爲正。」又問：「後唐亦可以繼唐否？」曰：「如何繼得！」賜。

綱目於無正統處並書之，不相主客。通鑑於無正五九統處須立一個爲主。某又參取史法之善者，如權臣擅命多書以某人爲某王某公。范曄却書曹操自立爲『魏公』。綱目亦用此例。
方子。

或問武后之禍。曰：「前輩云當廢武后所出，別立太宗子孫。」曰：「此論固善，但當時爲『六〇』武氏殺盡，存者皆愚暗，豈可恃？」因說：「通鑑提綱例，凡逆臣之死皆書曰『死』。至狄仁傑則甚疑之，李氏之復雖出於仁傑，然畢竟是死於周之大臣。不奈何，也教相隨入死例，書云：某年月日狄仁傑死也。」大雅。

家禮「六一」

祭儀「六二」

問：「舊嘗收得先生一本祭儀，時祭皆是卜日。今聞却用二至、二分祭，是「六三」如何？」曰：「卜日無定，慮有不虔。溫公亦云只用分、至亦可。」問：「如此則冬至祭始祖，立春祭先祖，季秋祭禩，此三祭如何？」曰：「覺得此個禮數太遠，似有僭上之意。」又問：「禩祭如何？」曰：「此却不妨。」廣。「六四」

韓文考異「六五」

先生考定韓文與大顛書，曰：「真個有崇信底意，外面皮上都見得安排位次是恁地。如原道中所謂『寒然後爲之衣，飢然後爲之食，爲宮室，爲城郭』等，皆說得好。只是不曾向裏面省察，不曾就身上細密做工夫。只從粗處做去，不見得原頭來處。把道別做一個物可以行於世，我今只恁地去做。故立朝議論風采亦有可觀，却不是從裏面流出。平日只以做文、吟詩、飲酒、博戲爲事，及貶潮州，寂寥，無人共吟詩、飲酒、博戲，見一個僧說道道理便爲之動。如曰『所示廣